

---

---

# 孟子見梁惠王年歲及相關諸子 年代考\*

李銳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

---

---

孟子見梁惠王的年歲看起來只是一個小問題，但是錢穆在《先秦諸子繫年》中由其考證出發，提出孟子在齊威王時遊齊之說，還涉及了告子、匡章，宋鈞、莊周、惠施、白圭的年歲以及遊仕等諸多問題，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學界雖有反駁其說者，但是在孟子見梁惠王年歲的問題上論證不力。今專門論證此一問題，兼及告子、匡章，宋鈞、莊周、惠施、白圭的年歲、時代等問題。不難發現，孟子見梁惠王時只有五十餘歲，其年歲當小於宋鈞，甚至也晚於莊周。

關鍵詞：孟子 梁惠王 匡章 宋鈞 莊周

孟子見梁惠王年歲及相關諸子年代考

---

\* 本文寫作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自選項目「新出簡帛與百家爭鳴的重要論題研究」(12CZS01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出土簡帛文獻與古代中國哲學新發現綜合研究」(11&ZD086)、「中國國家起源研究的理論與方法」(12&ZD133)子課題、上海085社會學學科內涵建設科研項目的資助。

孟子為戰國思想界重要人物，然而因秦焚書，列國史記不存，秦史過於簡略，以致司馬遷寫《史記》時所可憑藉的材料太少，繫年多有誤，因之孟子的遊仕經歷並大致年代也不甚清楚。清人朱右曾依古本《竹書紀年》考訂《史記》繫年，說：「《孟子》之書，先梁後齊，本為實錄」，<sup>1</sup>梁啟超《先秦學術年表》從之。<sup>2</sup>錢穆《先秦諸子繫年》也據古本《竹書紀年》考求戰國史及諸子年代，但認為孟子在齊威王時已經遊齊，後才至梁，其說很有影響。相關的不少諸子人物，如告子、匡章、宋鈞、莊周、惠施、白圭，錢穆也多據孟子而作推斷。孟子的生卒年代約數，古來存在很多不同意見，<sup>3</sup>錢穆在《先秦諸子繫年》中也是幾種說法並存，如謂「孟子生年，最早當在安王之十三年，最晚當在安王二十年」，「孟子之生，最早在周安王十三四年」，在《通表第二 周安王十三年條》又說「孟子當生於此時稍後」，而在《諸子生卒年世約數》中則定為公元前390年，乃周安王十二年。<sup>4</sup>特別是錢穆既贊同朱子之言認為孟子、莊子年歲相近，但是最後他排定二人的年世約數卻相差二三十年。因此孟子的有關問題，值得認真研究。此中的關鍵，則在於孟子見梁惠王時的年歲。

一

《孟子》開篇說：「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據《史記·六國年表》，梁（魏）惠王生於公元前400年。《六國年表》未記梁惠王後元之年，因此誤在魏惠王三十五年（前336）記「孟子來」。後人已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

- 1 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6冊，頁3a。
- 2 羅根澤編著：《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冊，頁76後（插頁）。
- 3 參見楊澤波：《孟子的生卒》，《孟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91-94。
- 4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216，367，389，695。參見楊澤波：《孟子評傳》，頁100-101。

序》引古本《竹書紀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等，辨明惠王後元尚有 16 年，其卒年是在公元前 318 年，活了 82 歲；而孟子見梁惠王是在公元前 319 年，梁惠王後元 15 年。<sup>5</sup>

梁惠王八十餘歲而稱孟子為「叟」，似乎不合理。因為《孟子》趙岐注說：「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是故錢穆調晚了梁惠王的生年，並說：「叟是長老之稱，則孟子之年絕不下於六十，或亦竟至七十矣。不應至此時始出遊。」他還引周廣業之說：「其不稱夫子而曰叟，正以年歲相當，而王差長，故以此為尊。」<sup>6</sup>而正因為孟子不應該六、七十歲了才開始出遊，因此錢穆認為孟子在齊威王時已經出遊至齊了，他在《孟子在齊威王時先已遊齊考》中舉出了四條證據（在《魯平公欲見孟子考》中還舉有《列女傳》孟子母故事，認為這一故事如果可信，也當是在齊威王時為合；此外還有一些輔助性證據）。不過這些證據並不是很有力，像他自己就說所舉證據三，他和全祖望之說「雖同屬推想，而余說似較有理」，<sup>7</sup>不免讓人懷疑是否持平之論。

至於錢穆調晚梁惠王生年的做法，已遭楊寬駁斥。<sup>8</sup>而且南宋金履祥說：「古人尚年，以叟老為相尊之辭，非必果有年也。」<sup>9</sup>明末清初的萬斯同提出了更詳細的解釋：「叟雖長老之稱，世亦有尊其人而加以尊稱者，不必以其年也。如漢高帝稱秦人為父老，其人果皆父老哉？惠王之意，稱孟子亦猶是也。」<sup>10</sup>然則孟子見梁惠王，或並非如錢穆所說到了六、七十歲。清人潘眉就指出：「王制 養老禮從

5 參見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144-146；繆文遠：《戰國史繫年輯證》（成都：巴蜀書社，1997 年），頁 125-127。按：楊寬以為魏惠王三十六年當年改元，所載事，提前一年，見氏著：《戰國史料編年輯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 年），頁 498-499。

6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 366。

7 同上注。

8 同上注，頁 170-178；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頁 229。

9 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證》，清同治退補齋本，卷一，頁 1b。

10 參見萬斯同：《孟子生卒年月辨》，《群書疑辨》卷五，《續修四庫全書》，第 1145 冊，頁 542a。

五十始，五十稱叟可矣。」<sup>11</sup> 可是這個文獻證據並不算太堅實，沒有明確說明五十確實可以稱叟。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曾指出孟子「見惠王時年已五十餘，故惠王稱他為『叟』」，<sup>12</sup> 但是沒有舉出證據，看來未引起錢穆的重視。羅根澤認為孟子「蓋生於烈王初年，卒於赧王二三十年，當西曆紀元前三百七十年左右」，說孟子遊梁「已五十餘歲矣，宜稱叟矣」，<sup>13</sup> 可惜也沒有舉出證據。今人在討論孟子見梁惠王年歲時，馮鐵流詳細辯駁了錢穆的有關證據，<sup>14</sup> 指出孟子在齊宣王時多次到齊，特別指出孟子對齊宣王之言有「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入國問禁，證明孟子初入齊是在齊宣王之時，這一證據非常有力。<sup>15</sup> 馮鐵流也說孟子見梁惠王時「約五十多歲……豈必六十以上方可稱『叟』」，<sup>16</sup> 只是也沒有文獻依據能證明此說。楊澤波則在稱叟「必須七十」和「五十三亦可稱叟」之間未作判斷。<sup>17</sup>

- 11 潘眉：《孟子遊歷考》，《昭代叢書》，壬集，世楷堂藏板清光緒二年（1876）重印本，頁4b。按：潘眉又認為孟子是梁惠王三十五年見孟子：「未老而稱叟者，叟猶先生云爾。先生訓父兄，叟訓長老，老猶父也，長猶兄也。稱先生不必年老，則稱叟可類推。（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證》所謂相尊之詞，非必年長，其說頗通。《左·文十二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杜注：『弱，年少也。』宣十二年傳：『趙旃求卿未得』，杜注：『旃，趙穿子。』又『趙旃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在後。』杜注：『，老稱也。』按文公十二年至宣十二年，共十九年（文十八年）。趙穿於文公十二年尚年少，加十九年，計其年當在四五十歲之間，則其子之年可知，而亦稱曰，則叟之云者，豈必年老皓首乎？大抵晉國方言尊稱則曰叟，故杜注曰『老稱』，非真老也。」
- 12 胡適著，姜義華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197。
- 13 羅根澤：《孟子評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頁23。
- 14 馮金源（即馮鐵流）：齊威王時代孟子未嘗遊齊——討論錢穆先生所述孟子游齊時代，《齊魯學刊》1990年第1期，頁61-65；馮鐵流：《先秦諸子學派源流考——對先秦諸子學術活動的新認識》（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年）。
- 15 馮鐵流：孟子遊歷諸國考，《先秦諸子學派源流考》，頁12。
- 16 馮鐵流：齊威王時代孟子未嘗遊齊——討論錢穆先生所述孟子遊齊時代，頁63；《先秦諸子學派源流考》，頁18-19。
- 17 楊澤波：《孟子評傳》，頁99。按：楊澤波之所以說「五十三亦可稱叟」，是為了合於孟子生於公元前372年之說，因為「主張這種看法的人很多」，「佔有主導地位」，見氏著：《孟子評傳》，頁94。顯然這一推斷並非根據「叟」的年歲而來。

綜上可以看出，認為孟子見梁惠王時約五十多歲的學者有不少，錢穆認為孟子在齊威王時已先遊齊的證據並不可信。這裡關鍵的問題是，五十多歲的人或可以被八十多歲的人尊稱為叟，只是目前還沒有找到比較堅實的證據。

那麼到底何等年齡可以稱「叟」呢？其實這一點，前人可能是清楚的。焦循《孟子正義》引《方言》指出「倭，艾，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倭，或謂之艾；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sup>18</sup>「倭」的俗字即是「叟」，可是這個解釋還不足以讓後人弄清楚要到何種年齡才能稱叟，像魏源仍然說「稱叟必在六十之年」。<sup>19</sup>假如焦循引了《方言》的郭璞注，問題可能就很清楚了：「《禮記》曰：『五十曰艾』」。<sup>20</sup>這個解釋來自《禮記·曲禮》。因此，參照萬斯同等的解釋來看，梁惠王雖然年長，但是他為了尊稱孟子，可以稱之為「叟」（由《方言》來看，也有可能本稱公或翁，孟子弟子等記為「叟」；但《方言》所記也不能一概而定，有些方言後來成了通稱）。

如今既然明白了年老的梁惠王稱孟子為叟只不過是尊稱，則前引眾多學者說孟子當時只有五十多歲，就比較可信了。參照荀子的「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sup>21</sup>那麼孟子也是五十出頭始遊梁，之前並沒有在齊威王時遊齊，就一點也不奇怪了。然則孟子生年，應該在公元前369年之前，不可能超過公元前379年，很可能就在公元前370年左右，羅根澤之說可從。由「叟」的年歲也可知，《孟子》中的齊人「高子」，趙岐注以為孟子弟子（很可能是孟子在齊後所收弟子）；但《孟子·告子下》，孟子稱論詩的「高子」為「高叟」，前人多以為兩個「高子」不是一人，現在從年歲上看，趙岐注仍算合理。因為孔子的弟子中，顏無繇、伯牛、子路皆少孔子不到

18 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35。按：標點不全依此書。

19 魏源：《孟子年表》，《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282。

20 華學誠：《揚雄 方言 校釋匯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485。

21 荀子「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風俗通》等也有作「年十五」者，討論者頗多，但都不足據。

十歲。<sup>22</sup>

馮鐵流、王興業、熊公哲等根據《孟子》書所述事來排定孟子事蹟，<sup>23</sup> 指出《孟子》首先列 梁惠王 篇就表明孟子的遊仕是從梁開始，其中馮鐵流所考最為詳細：孟子在鄒，尚未出遊——遊歷開始，首先到魏——離魏，第一次遊齊——遊宋——經薛回鄒——由平陸第二次到齊——在齊無官守，無言責——為卿於齊——齊伐燕，其後宣王失敗——孟子去齊——回鄒，鄒穆公問孟子——遊滕——在魯，平公未見——回鄒度晚年。<sup>24</sup> 其排定有一事需要討論，那就是《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王叔岷謂：既然說「讀至」，「可能是讀得不少了，怎麼今本梁惠王篇開頭梁惠王就問孟子『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呢？那麼司馬遷所讀的《孟子》，第一篇恐怕就不是梁惠王了。」因此，王叔岷根據《史記》所說「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而且「梁惠王既稱孟子為叟，可見孟子是晚年才到梁的。第二篇 公孫丑 開始便記孟子遊齊之事，就事實而言，公孫丑 應該是第一篇的。」而《孟子》將 梁惠王 放在開篇，只是為了開宗明義地標明孟子重「仁義」，輕「利」的主張。<sup>25</sup> 顯然王叔岷也沒有弄清楚何種年齡可以稱「叟」；此外，雖然說時間上或容許孟子在齊宣王即位初（齊宣王元年為公元前319年）便往遊，旋即至梁；但是 梁惠王 上篇先後記孟子見梁惠王、梁襄王，最後一章記孟子與齊宣王問答； 梁惠王 下篇又多記孟子與齊宣王問答之事，秩序井然。而且，讀某書

22 參見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79-96。

23 參見馮鐵流：《孟子遊歷諸國考》、齊威王時代孟子未嘗遊齊——討論錢穆先生所述孟子遊齊時代，《先秦諸子學派源流考》，頁1-23。王興業：《孟子遊歷列國問題辨析》，《山東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頁76-81。熊公哲：《果庭讀書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頁27。按：熊說較簡略。

24 馮鐵流：《孟子遊歷諸國考》，《先秦諸子學派源流考》，頁11。

25 王叔岷：《論「今本莊子乃魏晉間人觀念所定」》，《臺大中文學報》1988年第2期，頁1-8。

至某處廢書而歎，「蓋史公慣家手段」，<sup>26</sup>雖然 梁惠王 篇恰好「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是在開頭，但恐怕不必深究。另外，即使司馬遷所讀的《孟子》不是以 梁惠王 開頭，這也當只是他個人所見之本。清人周廣業及近人熊公哲據《風俗通·窮通》稱孟子「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謂七篇為中祕藏書，而不是通常所說的內篇為七篇。<sup>27</sup>《孟子》曾在漢初立博士，若然，則中秘所藏至今日所傳的七篇本，當是來自博士所傳本，可能有更早的來源。而司馬遷所見「孟子見梁惠王」不在開頭的《孟子》，當為太史所掌書，雖然很可能如司馬遷所說也是七篇，但可能並非正統，次序有不同。<sup>28</sup>即使今日所傳《孟子》內七篇並不像周廣業、熊公哲那樣理解為中祕藏書，其排定次序也當是有來源的，未可輕易依太史公之語而否定。

以上將孟子的生年定在公元前 370 左右，比錢穆的 諸子生卒年世約數 少了近 20 年。孟子的卒年，古來有孟子壽八十四之說，然難憑信，此處暫不討論。

## 二

孟子生年既變，與之並世、交往的一些人的年壽、時代，也當考察其是否合適，是否應當有所微調、變動。

與孟子有交往者，首先是告子。目前學界一般認為告子是墨子弟子，見於《墨子·公孟》篇，他後來又與孟子辯人性，有當面問答。則告子當是少見墨子，晚年與孟子問答。錢穆將墨子年歲定為

26 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二四，頁681d。

27 周廣業：《孟子四考》，阮元、王先謙編：《清經解·清經解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卷二二七，頁1058c-1059a；熊公哲：《果庭讀書錄》，頁12。

28 按：逯耀東曾論述司馬氏父子的校書工作，見氏著：《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從劉向《別錄》佚文看，其所校讎的《管子》、《晏子》、《列子》、《老子》均有「太史書」，但是篇數多與劉向校定之後者不同，而司馬遷所說「吾讀管氏 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順序也與劉向所校《管子》不盡同。

公元前 480—前 390 年，告子定為公元前 420—前 350 年。<sup>29</sup> 若告子年壽不誤，其實不妨將之生卒年均後移幾歲，則告子二十餘見墨子，孟子二十餘與之辯論，是可能的。而據《孟子·公孫丑》，孟子說「我四十不動心」，「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四十歲之前便有「不動心」之修養，其年壽或可能更長，則即便不移動告子的生卒年，而將其年壽延長，也是可行的。

二是匡章。孟子交遊匡章，錢穆以為在齊威王時，馮鐵流以為在齊宣王時，皆據《戰國策·齊策一》「秦假道韓、魏以攻齊章」為說。其實齊策此章事當在威王末年，<sup>30</sup> 非錢穆所說的秦惠王三年（齊威王二十二年）。而且這裡關鍵的問題是這篇文章中所說的「章子」，和《孟子》所說的「章子」是不是同一個人。早已有學者懷疑這一點，<sup>31</sup> 更有學者在考辨戰國銅器陳璋壺銘文時指出，《戰國策》此處的「章子」是田章（陳璋）而不是匡章，學界多將匡章、田章誤為一人，以為匡章就是公元前 300 年殺唐昧者；其實二人雖然都可以被稱為「章子」，但是「田齊從不用異姓人為將」。<sup>32</sup> 鄙意這一意見很合理，因為陳璋壺銘文明確記載了該器物是陳璋伐燕所獲戰利品，而陳璋即陳章，也就是田章，《戰國策》中眾多的章子顯然也都是田章。至於匡章，他曾數次問難惠施，如《呂氏春秋·愛類》記：「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倒）也？』」這是諷刺惠施讓魏惠王尊齊威王為王的「徐州相王」一事，時間在

29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 694—695。

30 參見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頁 486—487；范祥雍：《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530；何建章：《戰國策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319。按：楊氏書初稿成於 1955 年，范氏書初稿成於 1965 年。

31 參見俞樾：《群經評議》，王先謙編：《清經解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88 年），卷一三九四，頁 1218b；劉殿爵：《孟子生平事蹟年代考》，《採掇英華：劉殿爵教授論著中譯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28。

32 參見孫貫文：《陳璋壺補考》，北京大學考古系編：《考古學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年），頁 290—292。按：孫文以為唐蘭也將匡章與陳章誤為一人，非是。不過唐蘭以為匡章是「齊威王宣王時代的老將」，也不正確。參見唐蘭：《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長沙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年），頁 141—142。

公元前 334 年。此時匡章是遊魏，而孟子尚未出仕。匡章明顯是戰國遊士，不是齊國的武將。孟子既未在齊威王時遊齊，其交遊匡章，自以在齊宣王時為宜。另外《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記：「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或以為「匡倩」即是匡章。<sup>33</sup> 若然，更證明在齊宣王時，匡章與孟子可以相見。

三是宋鉞。孟子曾因宋偃將稱王而至宋，宋偃稱王事在公元前 318 年，錢穆將之提前十年，<sup>34</sup> 但楊寬批評為「其說全出推論，並無確據」，<sup>35</sup> 馮鐵流、王興業等也不同意錢穆之說。公元前 318 年即楚懷王為縱長，五國共攻秦之年。秦楚構兵，孟子曾經在宋地石丘碰見宋輕（即宋鉞）要去遊說秦楚之君，稱宋鉞為「先生」，自稱名。趙岐注：「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焦循說：「輕蓋年長於孟子，故孟子以先生稱之，而自稱名。」但錢穆既有孟子齊威王時已遊齊之說，遂只能辯解說「其時孟子已踰七十，而輕欲歷說秦楚，意氣猶健，年未能長於孟子。先生自是稷下學士先輩之通稱。孟子亦深敬其人，故遂自稱名為謙耳。」錢穆還以《風俗通》的荀子「年十五」始遊學於齊，《荀子·正論》提及子宋子，認為荀子著書時宋鉞猶在，以證宋鉞之年歲。由此錢穆「姑定宋子遇孟軻於石邱年近五十，則其生當周顯王十年前，或視莊周稍晚。若壽及七十，則與莊卒年亦相先後。莊、宋同時，故莊周著書亦時時稱述及之也。」<sup>36</sup> 但荀子應當是據《史記》所說的年五十始遊齊，論者已多且漸趨一致；<sup>37</sup> 而且荀子所批評者，多不是並世之人（正如同孟子辟楊、墨，楊、墨不與之並世，孟子是為了打擊楊、墨的弟子後學），其稱「子

33 邵增樺：《韓非子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625；孫貫文：《陳璋壺補考》，頁 291。

34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 318-320，367-368。繆文遠支持此說，見氏著：《戰國史繫年輯證》，頁 116。

35 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頁 507。

36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 436-438。

37 參見龍宇純：《荀卿後案》，《荀子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87 年）；廖名春：《荀子新探》（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王子正：《荀子仕遊考辨》，《國立體育學院論叢》2001 年第 2 期，頁 73-89；荀子生卒年推估，《國立體育學院論叢》2003 年第 1 期，頁 13-22。

宋子」，也只是因為荀子寫《正論》時在稷下，而宋鈞的弟子後學在當時很有影響，<sup>38</sup>是故《莊子》《逍遙遊》、《天下》篇也特別提及「宋榮子」、「宋鈞」。如果宋鈞晚於莊子，莊子恐怕不會在書中提及宋鈞（即使同時，莊子恐怕也未必提及）。錢穆說宋鈞「意氣猶健」，實際上當時孟子也是「意氣猶健」的。二人年歲，看來應該是宋鈞年長，才符合孟子稱之為先生而自稱名。

四是莊周。錢穆說莊周著書稱述宋鈞，當是據內篇《逍遙遊》中提及的「宋榮子」，以及全書最後一篇《天下》篇提及宋鈞為說。錢穆以《天下》篇為莊子自序，<sup>39</sup>但是此點學界尚有不同看法。學界目前的意見多認為《莊子》內篇為莊周自作，以劉笑敢的論證最為有力。<sup>40</sup>但是王叔岷認為「今本莊子乃魏晉間人觀念所定」，內篇並非莊周自作。王說雖有可商者，但是劉笑敢之說也難以成立。<sup>41</sup>更何況《莊子》內篇《齊物論》說「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分明和公孫龍的「白馬論」、「指物論」相關。錢穆說「公孫龍在莊

38 參見廖名春：《荀子》各篇寫作年代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6期，頁52-57；《荀子新探》，頁80-81。

39 參見錢穆：《莊子纂箋》（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頁280。

40 劉笑敢指出：「內篇雖然用了道、德、命、精、神等詞，但沒有使用道德、性命、精神這三個複合詞（由詞根和詞根合成的詞），而在外雜篇中，道德、性命、精神這三個複合詞都反覆出現了。」並進一步考察《左傳》、《論語》、《墨子》、《老子》、《孟子》、《詩經》、《尚書》、《國語》，發現「在戰國中期以前，約略相當於《孟子》的時代以前，還沒有出現道德、性命、精神這三個複合詞」，而此後的《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中，就出現了這三個概念，由此斷定《莊子》內篇基本上是莊子所作，見氏著：《莊子》內篇早於外雜篇之新證，《文史》第18輯（1983年），頁261-264；《莊子》內篇的年代，《莊子哲學及其演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41 按：郭店簡《唐虞之道》已經出現了「性命」，《戰國策》等書中有「道德」，劉笑敢之論證已成為僅剩「精神」的「孤證」，參見拙作：《莊子》內外雜篇的關係問題，《新出簡帛的學術探索》（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劉笑敢在《莊子哲學及其演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的引論《關於考據方法的問題》中討論了筆者的「誤解」，對此筆者有專文答覆：再論《莊子》內外雜篇的問題——回應劉笑敢先生，收入楊國榮編：《思想與文化》第七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318-340。

子後，此不當以公孫龍為說」，<sup>42</sup> 恐怕難以令人信服。即使退一步承認「逍遙遊」為莊子自作，也只能說明莊周在其中提及宋鉞，表明宋鉞年歲長，成名久（「逍遙遊」如果作得晚，這一點仍然成立）。

學界一般認為孟子年長於莊子，但是范壽康和馮鐵流認為莊子年長於孟子。<sup>43</sup> 莊子事蹟，《史記》說：「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子·秋水》也說：「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前人多不信有此事，錢穆則認為：「可以證莊子與楚威王同時。又《徐無鬼》篇：『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惠施卒在魏襄王九年前，若威王末年莊子年三十，則至是年四十九。若威王元年莊子年三十，則至是年年六十……又考《徐無鬼》，莊子送葬，述及宋元君。宋元君乃偃王太子，其為君當國，當在魏襄王二十年時。惠施已死十年外矣。莊子是時年在六七十間。」並引前人之說：「陸德明《釋文序》引李頤云：『莊子與湣王同時』，蓋指其晚年言。《朱子語錄》：『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並為得之。」<sup>44</sup> 然而錢穆的《諸子生卒年世約數》則擬孟軻為公元前390—前305年，莊周為公元前365—前290年，<sup>45</sup> 相差有25歲，自背其說。

考《秋水》「莊子釣於濮水」下一章說「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雖然「搜於國中三日三夜」之言或出誇張，但二事相連，當正是因為有楚聘莊子事情，才有惠施的恐懼。因此楚威王聘莊子為相之事，當有可信性。楚威王聘莊子應是其在位的公元前339—前329年之間，其時莊子既有名聲，當早已不是為漆園吏之時了；

42 錢穆：《莊子纂箋》，頁18。

43 范壽康：《中國哲學史通論》（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頁96；馮鐵流：《孟子遊歷諸國考、莊周、楊朱年代考》，並載氏著《先秦諸子學派源流考》。按：黃卓明雖然也認為莊子早於孟子，但其所列莊、孟生卒年歲則是孟子早於莊子，見氏著：《諸子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5，94。此外有人認為楊朱即莊周，故早於孟子，這種說法恐不可信。

44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312—313。

45 同上注，頁312—313，695，596。

楚許以為相，莊周恐當已過四十，<sup>46</sup> 古人「四十曰強，而仕」。而孟子在公元前 319 年見梁惠王時年過五十，因此孟、莊二人正是年齡相若，莊周甚至有可能稍長一點。這或可參考《莊子·至樂》：「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惠子弔莊子，「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表明此時惠子和莊子居處甚近，當是惠施晚年在宋時事（在公元前 322 年張儀逐惠施於魏之後，<sup>47</sup> 錢穆考惠施卒於公元前 314—前 310 年之間）。<sup>48</sup> 莊子之妻「長養子孫，妻老死亡」，<sup>49</sup> 似非病故，則此時莊子也應有很大年齡了，恐怕不下五、六十歲。郭沫若將惠子之語點讀為「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並謂「古人七十曰老」。<sup>50</sup> 若依此而論，則此事即便是公元前 310 年發生的，莊子也當有七十歲，那麼他比孟子要年長將近十歲。錢穆據《莊子·徐無鬼》莊子送葬過惠子墓言及宋元君，「惠施已死十年外矣」，則彼時莊子年八十餘，仍然是可以成立的。要之，莊子很可能年長於孟子。

五是惠施。一般認為惠施要年長於莊子，錢穆推定「惠施壽蓋六十左右，其生當在烈王之世」，<sup>51</sup> 即是公元前 375—前 369 年。這與前面筆者所推定的孟子生年相近，恐怕不合適，應該還要早一些。楊俊光根據《莊子·則陽》中所記「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之事中有惠施見戴晉人，認為其時惠施在 25—30 歲之間，惠

46 錢穆謂「惠施為相，年事當逾三十」，但是又疑白圭先為相，「惠施不應先十年已為相」，見氏著：《先秦諸子繫年》，頁 326—327，照此說惠施為相當在四十之後。楊俊光駁之，指出惠施是用事，「不必為相」，見氏著：《惠施公孫龍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9。按：惠施為相當在 六國年表 惠王二十九年「中山君為相」之後，當已過四十。錢穆指出商鞅為大良造即是為相，是秦孝公十年，而「姑定商君入秦年三十」，事在孝西元年，見氏著：《先秦諸子繫年》，頁 263—267，則商鞅為相亦近四十歲，其餘吳起、申不害等為相均已過四十。

47 參見楊俊光：《惠施公孫龍評傳》，頁 37。

48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 441。

49 參見王叔岷：《莊子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643。

50 郭沫若：《莊子的批判》，《十批判書》，《郭沫若全集·歷史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 冊，頁 188。

51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 441。

施生年當在公元前 380 年前後，並批駁了錢穆的一些說法，<sup>52</sup> 可從。若然，惠施壽蓋近七十。如果惠施見戴晉人之時年歲更大，則他有可能年壽更長。

六是白圭。昔人曾謂有兩白圭，錢穆辨其不然。並指出白圭先於惠施遊梁，曾對孟子自誇其往昔政績，定白圭年壽為公元前 375 – 前 290 年。<sup>53</sup> 但是楊俊光從《呂氏春秋·不屈》所引惠施、白圭對話，「對圭稱名，對施稱子」，「施之於圭，自比為『父母之教子』」，認為白圭仕魏在惠施之後，其年代也「略後於惠施」。<sup>54</sup> 馮鐵流則據《孟子》書，謂孟子是在魯見到白圭。<sup>55</sup> 按孟子以「子」稱白圭，似白圭年長（古人有稱年輕人為「吾子」者，看來與「子」的用法不同）。則錢穆所定白圭年歲，在筆者所排定的惠施與孟子之間，可從。只是錢穆對於白圭與惠施、孟子年代先後的推定上有問題。

總之，錢穆既誤孟子見梁惠王時年歲已過六十乃至七十，遂有孟子在齊威王時已遊齊之說，因而不得不曲說宋鈞年歲，又自背其莊孟年歲相近之說，由此也誤定惠施之年，對於告子、匡章、白圭等也有誤解之處，皆緣於未深考孟子見梁惠王年歲。今重新考訂相關人物、年代，不當之處，還請方家教正。

52 楊俊光：《惠施公孫龍評傳》，頁 6–10。

53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 290–293，696。

54 楊俊光：《惠施公孫龍評傳》，頁 9。

55 參馮鐵流：《孟子遊歷諸國考》，《先秦諸子學派源流考》，頁 10。

## Mengzi's Age When He Had an Audience with King Hui of Liang and Related Dating Issues of Other Pre-Qin Masters

LI Rui

Institute of Historiography,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years of age of Mengzi 孟子 when he had the audience with King Hui of Liang 梁惠王 may seem trivial; however, after an attempt to verify the date in question in his seminal work *Xian Qin zhuzi xinian* 先秦諸子繫年 (A Chronology of the Pre-Qin Masters), historian Qian Mu 錢穆 (1895–1990) postulated that Mengzi visited the state of Qi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Wei, and suggested a series of related hypotheses on the ages of Gaozi 告子, Kuang Zhang 匡章, Song Xing 宋鉏, Zhuang Zhou 莊周, Hui Shi 惠施 and Bai Gui 白圭, and their respective years of travelling around and serving at the court of various warring states. Hence, such dating is not to be treated lightly. Although some scholars have refuted Qian's propositions, they have not provided solid evidences with regards to how old Mengzi was when he first met the King of Liang. This paper tries to tackle this very question and suggests some alternatives to the dates related to other pre-Qin Masters. I conclude that Mengzi was in his fifties when he had the audience with King Hui of Liang, meaning Mengzi was probably younger than Song Xing, and perhaps even Zhuang Zhou.

**Keywords:** Mengzi, King Hui of Liang, Kuang Zhang, Song Xing, Zhuang Zhou